

喜欢上海的理由？喜欢上海需要理由吗？只有不喜欢上海才需要理由啊。

有媒体筹划了一场活动，采访众多上海贤达，请他们谈谈喜欢上海的理由，我忝列于筹划者中。

在筹划时，我以个人的感受，问了这么一句：喜欢上海需要理由吗？果然，众多受访者的回答，都是从反问开始。有趣的是，反问过后，每一个受访者总是说出了非常个性化的理由。或者是一路秋雨落叶，或者是一位医生，或者就是一家面馆……

现在，真是很难一言而尽喜欢上海的理由，不像20年前的2001年，“喜欢上海的理由”这个命题，一下子戳到每个上海人的兴奋点。

确切地说，“喜欢上海的理由”，只是一支歌，还只是一支力波啤酒的广告歌。“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第一次干杯，头一回恋爱……”那一年，电视台每个频道轮番播出，以至于，上海人都会哼了，都记住了。

千万不要小看这支广告歌的

文人咖啡
简平

闵行图书馆馆员孙莺说要请我喝咖啡，我说好啊，你定个时间吧，结果三天过后，她寄来了两本书，一本是《近代上海咖啡地图》，一本是《咖啡文录》，都是她编的，她花了很大的工夫，搜罗了从1895年到1949年间出版的近百种近现代报纸和期刊，从中筛选、辑录出与咖啡馆有关的资料，犹如拼图一般，拼凑出一部曾经的上海社会生活史。

都说文人爱喝咖啡，我觉得或许这是一种象征，显示出文人对于新潮的敏感和对多元文化的接纳，当然，这也是文人的腔调和情调的一种体现。虽然鲁迅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花在了工作上，但他却不拒喝咖啡，早在北京时期，他就上过咖啡馆，1923年8月1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与清水安三同至咖啡馆小坐。到了上海时期，鲁迅去咖啡馆的次数就更多了，仅1930年上半年，他在日记里写到过一起喝咖啡的便有李雪峰、柔石、韩侍桁等，而与左翼作家商讨筹备成立左翼作家联盟，更是多次在咖啡馆里进行的。可见，除了消遣，鲁迅是视咖啡馆为会谈事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的。

因此，在咖啡馆喝咖啡便打上了“文人咖啡”的印记。确实，当时在上海的文化人大多喜欢去“解”咖啡馆，有的作家干脆在那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写作，此种情形延续至今。文学家、美学家张竞生说，喝咖啡的确能够帮助激发文思，所以他常为喝咖啡不够过瘾而苦恼，觉着不能长时间一杯在手，也就不能神气一直迷离于脑际，学者、记者曹聚仁很有趣，说自己是个“土老帽儿”，爱喝茶，不太爱喝咖啡，但是，要与入谈新文艺，这就需要有一种“文艺复兴”的感觉，于是就得去咖啡馆，而且还特意选了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口的名为“文艺复兴”的咖啡馆。岂料，这家白俄人开的咖啡馆，没有文化上的启蒙景象和黎明气息，倒是有着一股向往于帝俄王朝复辟重来的陈腐味，大煞风景。我读着曹聚仁的咖啡文章，不禁莞尔。

在散文家、剧作家何为看来，咖啡馆就应是一个文艺沙龙，在他的想象中，格调高雅的咖啡馆要具备文化素质，门面装潢和内部陈设既要现代化，又要有独特的艺术趣味，“新颖柔和的灯光，非具象的壁饰，若有若无的典雅音乐，造成一种恬静闲适的氛围”，文人们可以在此休憩和相互交流。循着何为的文字，我也想起那些创造着文学和艺术的人们，在这样的咖啡馆里是那些优雅的惬意。但是，何为为常去的有着文艺沙龙品质的咖啡馆却是简陋的，他回忆道，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那儿有一家赛维纳咖啡馆，设备简单，价格低廉，可异国情调却为其增添了一分艺术感，所以，当时不少画家、作家和诗人在那里据有几张固定的桌子，往往从下午坐到晚上，其中尤以昆仑影业公司的电影工作者居多。那时，为了把田汉的署名话剧《丽人行》搬上银幕，他参加了电影剧本的分镜头工作，与导演陈鲤庭、郑君里，制片人夏云瑚、任宗德，主演赵丹、黄宗英、上官云珠、蓝马、沙莉，作曲家王云阶，美术家张乐平等入，几乎每天下午都在赛维纳咖啡馆喝咖啡，高谈阔论，碰撞思想火花，讨论如何将话剧改编成电影，如何使影片更好地呈现爱国主题。何为认为，这样的咖啡馆就是“文艺沙龙”。我这些天正打算去看望黄宗英，我很想问问她，喝咖啡是不是因此给她这样的明星增添了文人的气质。

我跟孙莺说，看了你编的两本书，已是如香氤氲，为了表示我的祝贺，还是我请你喝咖啡吧，地点是多伦路上的公啡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可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的摇篮，既有历史，又有文化。

“时代意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上海媒体上，第一次直面且饱含感情地歌唱上海人心中的上海生活和上海情调，是第一次由上海人唱出了爱上海的歌。在此之前

不喜欢上海才需理由

所有的写上海唱上海，永远是在歌颂上海的贡献，而不是上海人的情怀；真要写到上海人，那便是苟且、计较、懦弱。唯有《喜欢上海的理由》，将上海人的情怀、市井和感情，提升到了城市的格调。如今很是闹猛的海派文化，是要记得这支广告歌的推波之力的。

力波借助上海概念赢了，但是力波不知道，上海概念如此张扬的提出，喜欢上海的理由如此感性的梳理，何尝不是力波为上海做了一个最大的宣告？20年后，它的广告意义早就淡出，但是对上海的歌咏，留下来了。

回想2001年前后，上海人的感觉终于又好起来了。他们皆是八九十年代的过来人，彼时上海皱过眉头。就业困窘有一百万下

远离大山多年，对大山的质朴、直率、终年手挽手肩并肩、头倾高昂的形象，尤其怀念。最难忘的是那时强时弱的山风，于夏季炙热的阳光中滋生绿绿的清凉，从山上吹拂到山下，从山的这一面吹拂到山的那一面。躺在草丛中，看一根一根青草挽着一缕缕清风舞蹈，每一根草的身上，都长满了季节的词汇，春生夏长，秋黄冬枯，周而复始，岁岁相接。

童年和少年，放学归来，把家中的耕牛放牧在水草丰茂的斜坡上，与伙伴登上山顶，极目远眺，看层层叠叠的群山，宛如大海凝固的浪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朝着天穹尽头涌去。那时，虽还未曾读过“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句子，却有征服一切的豪迈。“哦霍霍——哦霍霍——”长长的呐喊连着长长的回音，群山相互传递着我们



对于夏天的热爱，从对荷花的迷恋开始。每每西湖行，少不了在荷塘边呆坐观蜻蜓低飞，想着哪一日也能有一隅荷花。一楼的优势就是可以种花。陆陆续续把热情的玫瑰月季、奔放的铁线莲、温柔的绣球、多情的牵牛、清凉的大丽花、妖烧的郁金香、清新的茶花……数十个种类的花草请回来落户，唯独始终没有机缘种上一缸清冽的荷花，多少有点遗憾。

就在今年春天，好友兼花友小墨来问是否可以收留她心爱的花儿们，我欣喜激动。要知道，爱花人对自己种的花都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宝贝，舍不得看到花儿们受了委屈。这份托付也是沉甸甸的信任。于是多次往返，接回十多盆月季、绣球、梅花、石榴。爱花人捡破烂的臭毛病，把花友不能带走的一众盆罐花瓶都扛了回来，想着能重新种点什么让它们焕发新生。一眼相中一个景德镇青花瓷花盆，种荷花就是它了！虽然，底部有一个孔洞。拉回家的路上，就开始幻想

岗工人，住房紧张有十数万人均不足2.5平方米的特困户，卫生间尴尬有几十万只马桶。于是应运而生了菜篮子工程，四零五零工程，危房旧房改建工程……有去深圳公费旅游的，皮夹子里只

有几张大团结，实在难为情，被深圳的总经理朋友讥笑是“上海表哥”——表哥当然是穷的。有乡下人到上海，在上海亲戚家打地铺做客，感叹道，上海有什么好啊，困觉也没地方因。

有一段时间，是否喜欢上海简直是一个问题。

最尴尬的日子，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片。上海人的日脚好过起来了，动迁的动迁，买房的买房，钞票多了，窘迫少了，上海人腰板扎足了。力波广告歌终于找到可以登陆的“诺曼底”——上海风情、上海格调、上海生活，上海人喜欢的上海。2001年，“喜欢上海的理由”，唱得正是时候。

相隔20年后，上海又有太大

发自肺腑的呐喊。群山显得越发深邃多情。
从横断山区狭长的安宁河谷走出来，穿越崇山峻岭，跨过一条条大河，大渡河、青衣江、沱江，第一次跨进成都平原，我已21岁。上个世纪90年代，依

大山平原沧海边

李新勇

旧低矮的建筑物对视线尚不能构成阻碍，只要愿意，站在稍高的地方四下打量，天似一口倒放的锅，浑圆无极；平畴沃野上，终年四季翠绿连绵，仿佛永远没有冬天；视线是那样开阔，不管朝哪个方向望出去，都无边无际，目光有掉入无底深渊之感；又如茫茫大海上的船，永远找不到可以停靠的海岸。远处只有隐隐约约的树梢和漠漠轻烟，再远则消失在轻烟渺渺中。让人顿感宇宙



荷花仙子立于盆中凭风颌首的模样，嘴角上扬。

巧了，隔天就遇上邻居修墙补漏，厚着脸皮去讨了一碗拌好的水泥，再去灌木丛里捡了块碎瓦，略有圆弧的底部正好堵住花盆孔洞，水泥糊上来回拍实抹平，大功告成！只等晾干看效果了。也就在花盆将干之日，花友群的绿手指虹姐发来消息，今年把黄牡丹荷花藕分了三份，特意给我留了一根，已嘱托我们的“花苗交通员”花友健帮忙带回来给我，还拍照标注了哪一端是头、哪一端是尾，叮嘱要头朝下、尾巴朝上。新缸试水成功。哇！一切都是天意。

用手捧着一根细长白嫩的藕节，大脑皮层投射出的影像已是一丛翠荷立叶与清雅新荷迎着烈日熏然蒸腾。

原以为种荷花就是用土埋好藕节再把水灌满这么简单。当我兴奋的把DIY荷花缸照片发给花友分享，一位荷花大咖十分

太大的变化，以至于喜欢上海真不需要理由了。那些都市题材的影视剧，公司大玻璃之外，几乎都是外滩陆家嘴。

也是在筹划活动时，我推荐了王渊超——当年《喜欢上海的理由》广告歌中的键盘手，他现在一直在自编自弹自唱沪语歌。有一次文化活动，我顺着众人的意思，请王渊超唱一唱《喜欢上海的理由》，他弹起吉他，20年前的歌词，一句不落地唱下来，满堂喝彩。

20年过去，这支歌情调依旧，甚至有了经典的意味，不过歌词里喜欢的上海，毕竟大多是20年前的理由。是不是可以向公众征集，写一个2021版《喜欢上海的理由》？还是原来的曲，原来的风格，重新填词；或者将原来的歌作为第一段，再续写第二段，可以是普通话，也可以是上海话。我猜想，在这篇文章见报后，用不了一两天，会有人把自己的理由“抖”出来的。

喜欢上海的理由不需要同一，也不可能穷尽，但是每个上海人心里，总是有一条理由，有点特别，属于他自己。

之大，人之渺小。

大学毕业，我沿江东下，从重庆朝天门上船，出三峡，途经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这些平原均只能隔水相望，转瞬而过，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因为一份工作，我最终定居在长江之尾、黄海之滨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启东，由长江泥沙堆积而成的新土，县域范围内的陆地，二百年前还在海水中。这里虽然也是平原，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站地上吧，远远近近都被楼房包围着，大有井底之蛙之感；站高楼顶上吧，无论哪个方向，都是或高或低的鳞次栉比的屋顶，像一个个平台，或像棋盘的棋子，就那样闲适惬意地散落着。

尽管不能极目远眺，但我热爱这个地方。我在一所渔村中学教了五年多初中语文。茫茫大海就在我们的校园外面，海潮声声，催我们起床，伴我们入睡。长江、东海、黄海在此交汇，这里的每一朵浪花都有特别的意义，这里是华东地区最早看见日出的

认真地对照片里存在的错误和准确的种植要求发了给我，嘱咐土要多埋一点，加好肥后少量水注入缸里，再暴晒让土干裂后再次加满水，确保生长出来的荷叶能直立不倒伏。缸的位置要尽可能晒到太阳，让藕节处于缸北侧向阳面延长日照时间。

得到真经，一番操作之后，开始了晒缸等待。原本

是阴雨霏霏的四月，今年却不怎么阴湿多雨。好天气让晒缸变得顺利，断断续续半个月后，荷花缸被雨水灌满了缸。好似听到了莲藕喝饱了水打嗝满足的嘟噜声，在五月到来之时，第一片叶子蹿出了水面。

接下去的日子过得很慢，每一日都是重复同样的内容，陪着初三娃一起做最后一个月半月的冲刺，中考改革首届忙得不亦乐乎。这段日子又过得很快，竟然忘记了荷花缸。

天雨天阳，水沉水浮。叶子从一叶、两叶，到高低错落十余



城市生活 (纸本水墨) 何曦

地方。易经上说“寅不日出”，意思是寅时不出太阳。这里偏偏有个乡镇寅时便能看见太阳，学名寅阳。连易经都管不了的地方，当属化外之地。我的课堂上总会多一些关于大山的诸如松鸡、野兔、巨蟒之类的内容。那一次讲关于大熊猫的说明文。“大熊猫一般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上……”为了给他们一个实感，我一边讲，一边随手画了一座山：只画山尖和山脚，中间是缭绕的白云，看上去直插云霄，高不可攀。课后好几个同学来问我，见没见过白胡子的神仙——在孩子们眼里，在“白云生处”的高山上，是有神仙之类生活在那里的。

我回老家探亲时，一个学生为请我在返回时帮他带一只松鼠而央求我大半夜；还有的同学则请我无论如何为他们带一些关于山的照片。待回了大山里面才发觉，后一个轻率的承诺实在难以兑现。那么大的山哪能照下来呢？照全景则形同剪纸，照一草一木吧，那哪能算山呢！山之雄壮和柔美，只有身临其境才能领会并且神通，想把它原汁原味地搬到照相纸上，只能是永不能实现的奢望；或许借助丹青倒可得其神韵，但我没那本事。

这也许就是人生缺憾吧。可有时候，正是这些缺憾，激励我们为寻找某个既定的目标，而走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世界再大，大不过我们的双脚。多年以后，我留在他们的故乡，也许将至终老。而他们，却北上内蒙古、南下海南岛、东到大海上、西抵帕米尔高原。几乎每个省，都有我曾经教过的学生。

三伏天闷热难耐，知了早已经懒得聒噪。又可以每日巡看众多花儿们，而此时荷花像是终于等到了我一般突然就在某日的早晨开放了。独立枝头的黄牡丹粉得淡雅致韵，没有一丝杂色的纯让人心动，国色天香的牡丹也比不过她。金黄色的花蕊细长散逸，由嫩黄的蕊芯连接着莲蓬。草绿色的莲蓬上嵌着七颗莲子，褐色的莲子尖顶出莲蓬形成了对称的六角形几何图案。植物的美就是如此的具有感染力，难怪要用仙子来形容出淤泥而不染的荷。夏日的特质亦如荷，热烈的来，脱俗的走，只留清名。

一隅荷花，众人成就。

还是初春的日子，儿子帮
十目谈 我网购了一袋
太阳花籽，还配
责编：龚建星 着粉状肥料。